

回首

一年之计在于春

□叶森岚

立春至,东风渐暖,万物“耕”新。每逢春日第一个节气到来,人们便开始抢抓农时,犁田、起垄、播种……田间地头到处是一派忙碌的春耕景象。

在闽南乡下,一直保留着“打春牛”“开耕试犁”等立春习俗。“打春牛”的场景一向热闹,过去一到立春日,老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到晒谷场,那里还会立着一头提前做好的土塑“春牛”。听家里的长辈说,“春牛”的尺寸大小、使用材料和制作工艺都有讲究,查阅了《春牛经》,我才知道原来传统的“春牛”骨架是用杉木扎出来的,它的牛角、牛耳、牛尾和四足都有对应尺寸,分别代表“四时”“八节”和十二个月。扎好骨架的“春牛”,表面要覆上厚厚的稻草,还得用竹篾绷固定,再糊上一层泥土,最后在“牛腹”留一个口,这样才能往“牛肚”里塞五谷、铜钱等象征迎春的物件。因为传统

的“春牛”制作费时费工,后来本地人研究出了“简易版”,就是直接用黏土塑型,或是用纸糊、布扎替代泥塑,这样做出来的“春牛”也更便于搬运。

早年间,村里“打春牛”的执鞭人要经过几轮推选,最后往往是德高望重的长辈来担任,有次我的叔公就接下了鞭打“春牛”的重任。立春当天,伴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,只见叔公高高扬起手里柳木鞭子,手起鞭落,“春牛”身上的黄泥也就簌簌落下一听见他连声高喊“风调雨顺”,乡亲们也跟着回应“五谷丰登”,一唱一和间,仿佛把沉睡了一个冬季的土地都“唤醒”了。几鞭子下去,“春牛”肚子被打得稀烂,里头的稻谷、花生和豆子从裂口倾泻而出,大人小孩都会争着捡拾散落的谷物与碎泥。一回到家,母亲就提醒我赶紧把捡到的泥块打湿,再涂在室内的灶台上,还得



把谷物放进米缸里,借此祈愿新的一年平安顺遂,富足安康。

每次“打春牛”结束后,乡亲们便牵着自家的耕牛走街串巷,先到田里“闹春耕”,再扶犁下田,随后正式开启“春耕头犁”。以前邻居家的大春是村里出了名的“闲人”,乡亲们都觉得他懒,耕牛都下地干活了,他还窝在家里睡大觉。当时家家户户都养牛,平时牛棚不上锁也不怕丢,不过农忙时偶尔会发生偷牛的事件,因此立春日一过,大春被长辈安排去帮忙看管乡亲们的耕牛。起初大家都不信任大春,觉得他还会犯“懒病”,怎么可能管好耕牛?没想到,自从当上“看牛官”,大春仿佛找到了“开耕”的劲头,每天早出晚归,在村里村外“巡逻”,一会儿帮东家找牛,一会儿帮西家赶牛归栏,忙得不亦乐乎。不知不觉间,大春变得勤快许多,还尝试承

包了温室大棚,开始学习种植蔬菜,渐渐从“闲人”变成了“能人”,也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之后的“闹春耕”,大春不再缺席,反倒经常走在队伍前面,喊“五谷丰登”的嗓门也比别人响亮,长辈们见了打趣说大春的“懒病”彻底治好了,“闹”的也不仅仅是春耕,更像是对美好生活的奔头。

又是一年立春日,村里田野中往来穿梭的不再是耕牛,而是各种各样的农耕机械,如同一幅“科技春耕图”在广袤田野上徐徐铺展开。虽然“打春牛”的鞭声渐渐远去,“闹春耕”也悄然变了形式,但始终不变的是乡亲们只争朝夕、不负春光的勤勉,就像此刻春风拂过,田野间轰鸣的“铁牛”又如期奏响了一首动听的春日序曲。

四季

岁朝案头春

□杨靖捷

腊月里,当摆在书房案台上的清供悄然洇出一抹春痕,我就知道年的脚步近了。

我家的清供,不张扬,也无定式,一张红木桌,便是它的天地。最常见的是—盆水仙,比起被花匠精心雕刻过的水仙球,阿嬷更青睐那些未经雕琢的球茎。她喜欢将它们泡在清水中与雨花石一起供养,也常念叨水仙是有气节的,得等它自己挣脱褐色的鳞皮,抽出如青剑般的叶芽,才算展现最本真的样子。

清供的妙处,不止于水仙,阿嬷有时还会在案头添几样果子,其中佛手柑是必有的,它的颜色金黄如蜜蜡,外形蟠曲似观音微捻的手指,散发的幽然冷香中带着一丝苦味,那气味也仿佛能“镇”住一室的浮躁。柑橘有时也要摆上,它们的果皮色泽红艳耀眼,一颗颗圆滚滚的,堆在水仙边,强烈的色差反倒让人品出别样的美感。若是去北门街菜市场采购,阿嬷还会顺便带回几枝蜡梅,它们的枝上缀着小小的鹅黄色花苞,已经绽放的花朵散发丝丝袅袅的香气,与水仙的幽香、佛手的冷香缠绕在一起,让人

感觉吸进肺里的空气,都是清冽而甘润的。

后来读书,我才知晓“清供”的来历,起初,古人在岁朝将五谷与牺牲当作供品摆上桌,借此祈愿一岁之安。后来历经演变,祈福迎新的供品添了一些雅趣,便有了“岁朝清供”之说。比如宋代文人将梅枝插在古铜瓶里,旁边配一盏清茶,以简素之物,既展现文人风骨,也祈盼新年清宁。又或是明代雅士迎春时,在案头放一块怪石,还要摆几颗红柿,寓意事事如意、岁稔年丰。不过阿嬷不懂这些说法,她准备清供时,更多是在颜色和疏密的搭配上反复斟酌,这份用心也只为祈愿一家人整年的平安康宁。

在我眼里,清供有时还像家里独有的“小气候”。岁末,屋外是闽南冬春之交特有的湿冷,风里带着一抹淡淡的海腥味,屋内的烟火气与喧闹气则混作一团,唯有书斋一隅,因有一盆清供,兀自生成一片清新淡雅的小天地。时而进来待一会儿,心头那点因年关逼近而生的莫名烦躁,也仿佛被案头的清香一激,很快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最近放假了,我提前回到老厝,发现书房案台上摆的青花瓷盆还是空的,心念一动,便拉着阿嬷去了趟花市,在那里挑了几颗未经雕琢的水仙球,又买了几个小小的佛手与一把蜡梅。回到家,我先将清水注入盆中,又把圆润的雨花石铺在盆底,再将水仙球稳稳搁在石间,让清水刚好没过根须,在盆边摆上佛手,再往瓶里插几枝蜡梅。等我将几样雅物错落摆好,一直在旁边默默看着的阿嬷才伸出手,轻轻将一颗佛手转了方向,笑说这样摆更好,疏朗有致。

今年立春赶在年兜前到了,案头的清供也好似追着顺应时节,水仙很快抽出半尺青芽,嫩白的根须在雨花石间舒展,如同攥着一缕早春的灵气。几枝蜡梅也次第绽放,半透明的花瓣与水仙的素白、佛手的蜜黄相映成趣。我静立案前欣赏这番景致,又想起那句“春到人间草木知”,此时推开窗,屋外吹来的风仍带着些许凉意,回头看,屋内的案头却已嫩芽破寒、暗香盈袖,可不就是一草一木皆含生机,恰似将春信也悄悄揉进了一方雅境中。

天伦

为小孙女学画画

□李彩平

小孙女学会走路后,总喜欢攥着彩笔在家里到处涂鸦,纸上、墙上,甚至她的衣服上,都有彩笔留下的痕迹,有时画得投人,她还会把颜料抹得满脸都是。于是儿子索性在客厅装了一大块磁性绘画板,又买回一些无毒无味的可水洗彩笔,任由这孩子发挥天性。

每次见到我,小孙女都会用肉乎乎的小手拽着我的衣角,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,把我拉到画板前,然后将彩笔往我手里塞,奶声奶气地说“奶奶画!”那软糯的声音让人无法拒绝,我只得拿起笔根据她的要求在画板上涂涂画画。可我不懂绘画,起初简单的图案还能应付,比如先画个圆圈,再添几笔直线,就像太阳了。或是在圆圈周围画几个半圆形,看起来也算一朵小花。不过画到小孙女喜欢的小兔子,我就犯难了,一番折腾,画出来的图案依旧一塌糊涂,根本看

不出画的是什么。小孙女见了小嘴一撇,不开心地说:“奶奶画得不好看。”我只好抱着她,哄说:“等奶奶学会了,一定给你画一只漂亮小兔子,好不好?”谁知这话被小家伙牢牢记在心里,往后再见,她都要问我:“奶奶,你学会画小兔子了吗?”我听了既开心又愧疚,开心的是孩子把我的承诺放在心上,愧疚的是自己没能满足孩子的小小期待。

有次小孙女还拿来绘本,小手指着上面的小兔图案让我照着画。我依葫芦画瓢了半天,画出来的仍是“四不像”,小孙女见了还不高兴地抹眼泪。望着她挂着泪珠的小脸蛋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当下决定去学画画,不想再让小孙女失望。

于是,我在社区活动中心的绘画班报了名,同班的全是七八岁的小朋友。上课那天,一群孩子围着我叽叽喳喳

地问:“奶奶,你怎么也来上课呀?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道:“奶奶想学画小兔子。”为了小孙女,我听讲时格外认真,生怕走神而错过老师讲的细节。刚开始学画画,我手里的彩笔总是不听使唤,画出来的线条都是歪歪扭扭的。好在老师耐心指导,不仅手把手教我画图,还经常鼓励说:“阿姨,别急,多练习就能画得好。”年近六旬的我,重新体验了一回当学生的滋味,每天一有空便坐在桌前练习,单是为了画好一只小兔子,就用完了一个练习本。

一个多月后,我总算熟练掌握了一些小动物的简笔画法。趁着周末去看望小孙女,我便想着给她展现自己的学习成果。那天一进门,我拉着小孙女走到画板前,然后拿起彩笔,对她说:“宝宝,看奶奶给你画个‘惊喜’。”没等小家伙反应过来,几笔下去,

一只小兔子就跃然画板上。“哇!是小兔子!”小孙女一边欢呼,一边扑进我怀里,一遍遍喊着“奶奶好棒”,小手还紧紧搂着我的脖子不肯松开。那一刻,我心里又暖又软,之前练习画画时的辛苦和笨拙都烟消云散了,只觉得能让小孙女开心,比什么都值得。

从那以后,画画成了我和小孙女见面后最常做的事,我们有时画可爱的小动物或漂亮的小花小草,有时也画童话书里的各种人物。每次我勾勒出图案,小孙女就拿起彩笔往上面填颜色,画完还要跟她父母炫耀说:“这是我跟奶奶一起画的。”看着她骄傲的神情,我心里满是欢喜,一把年纪学画画,本是为了哄孩子开心,没想到自己反倒收获了数不清的快乐,这大概就是隔代亲最甜的模样。

众生

侄子在老街上开了一间牛杂店,生意一直不错。可前些日子,这孩子蹙着眉来找我,一问才知是店里突然出现了一群老鼠,它们胆子不小,白日就敢在客人脚边乱窜,十分影响用餐环境。

我跟着心急,忽然想到家里的大花猫刚产下一窝崽,其中两只已经断奶的小猫长得虎头虎脑,瞧着也能捕鼠了。于是我对侄子说:“甭愁了,我送你两只小猫,兴许能顶用。”说完赶紧找了一个旧竹笼,将两只小猫放进去,让侄子带回店里养着。

初到店里,两只小猫一直躲在笼子里,怯生生地打量弥漫着牛骨香的新家,但没过多久,它们便跑出来,大摇大摆地在店里溜达。逐渐熟悉了环境,两只猫白天不是趴在柜台下打盹,就是跃上放在门口的长条凳,眼睛眯着晒太阳。它们的毛

色都是黄白相间,从远处看如同打谷场上摊开的稻谷,两双眼睛在阳光映衬下是温润的琥珀色,平时就安静地望着店里来人往。

两只猫“待客”,比侄子这个老板还热情。有时客人刚走进店,它们立马睁开半眯着眼睛,随即踩着“猫步”凑到客人腿边,一边用脑袋轻轻蹭几下,一边喉咙还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。那样子不像迎客,反倒像久候的家人,带着几分亲昵的埋怨。

有一回,我去店里吃饭,看见侄子正在厨房忙活,一时没发现进店点餐的客人,其中一只猫竟仰起头,“喵呜呜”地叫唤起来,好似在提醒侄子,又像对客人表达歉意。那位客人见了还调侃道:“老板,你的猫很厉害啊,都能当伙计了。”侄

子听了这话,顿时眉开眼笑,眼角的纹路都舒展开了。我这做堂伯的坐在一旁,心里头也跟喝了蜜水似的,甜滋滋的。

若说白天的猫,为小店添了一份闲适与温情,那夜里,则是它们展现真本事的时候。有一天晚上打烊后,我随侄子回店里取东西,那时室内只留了一盏小小的节能灯,两只猫都趴在暗处,只有眼睛闪闪发光。听见脚步声靠近,它们警觉地竖起耳朵,身子还微微弓起,一点不像白天那般慵懒。忽然,货架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,没等我们回过神,就见一道影子如闪电般冲出去,片刻后,一只猫便叼着老鼠,慢悠悠地走到灯下,然后与另外一只猫悠哉地分食,那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叹不已。

自从两只猫入住,侄子店里的鼠患

总算彻底根除,白天再无老鼠惊扰客人,后厨与货架也干干净净。眼看回头客越来越多,终于安心的侄子没有亏待两只猫,不仅经常给它们加餐、投喂好吃的鱼干。每次听见老顾客们夸店里环境变好了,侄子还不忘指着趴在一旁的两只猫,介绍说:“这多亏了我堂伯送来的‘猫伙计’啊。”

这两只猫从我家到侄子的店,像是自然而然结下的一段缘分。白天,它们守着烟火缭绕的小店,看食客往来,听市井喧嚣;夜里,它们担起守护的职责,在暗处警惕巡守,以捕鼠的本领护得店内洁净安稳。这人与猫之间,不说一语,却自有情深义重,就像侄子给予两只猫一隅安居,三餐饱饭,它们便回报以全心地守护与陪伴。

看店的猫

□曾招贤

都是黄白相间,从远处看如同打谷场上摊开的稻谷,两双眼睛在阳光映衬下是温润的琥珀色,平时就安静地望着店里来人往。

两只猫“待客”,比侄子这个老板还热情。有时客人刚走进店,它们立马睁开半眯着眼睛,随即踩着“猫步”凑到客人腿边,一边用脑袋轻轻蹭几下,一边喉咙还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。那样子不像迎客,反倒像久候的家人,带着几分亲昵的埋怨。

有一回,我去店里吃饭,看见侄子正在厨房忙活,一时没发现进店点餐的客人,其中一只猫竟仰起头,“喵呜呜”地叫唤起来,好似在提醒侄子,又像对客人表达歉意。那位客人见了还调侃道:“老板,你的猫很厉害啊,都能当伙计了。”侄



心有快乐,生活似春天;
心有暖阳,日子如曙光。



开栏语

闽南乡音中,一声“厝边”道尽邻里间的脉脉温情,而过年时弥漫在“厝边头尾”的浓浓烟火气,则是最动人的年味。

儿时,年味是翘首期盼的欢喜;长大后,年味是魂牵梦绕的乡愁。年的滋味,藏在每个人心中,各有温度,各有故事。辞旧迎新之际,《清源》副刊开辟“厝边年味”专栏,邀您漫步市井街巷,感受置办年货的热闹,聆听团圆饭桌的家常,品味民俗风情的韵味……在氤氲的年味里,诚邀您共忆时光,共话年俗,共叙乡情,共迎新岁。

投稿邮箱:qingyuan@qzwb.com
(请注明“厝边年味”征文)

投稿热线:0595-22500062

截稿日期:3月3日

红龟粿

□林新发

近日与母亲通电话,无意间提起家乡美食,我忍不住咂着嘴念叨:“妈,好久没吃您做的红龟粿了,太想念啦。”母亲在电话那头笑着说:“想吃还不简单,这都进腊月了,等你放假回来,我多做一些,保准让你吃个痛快。”

母亲的话好似一阵暖融融的风,瞬间将我带回那段温情脉脉的腊月时光。尾牙过后,年兜更近了,过去每到这个时候,母亲总像上了弦的钟摆,天天待在厨房里忙着蒸糕点,当中做得最多的便是红龟粿。

平时母亲做龟粿,通常是将新买的糯米粉倒入大铁盆中,接着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白糖。随后用手搅拌、反复揉搓,直至糯米粉变成表面带有光泽的面团,龟粿的皮才算做好。端出提前用花生碎和糖调好的馅料,母亲便熟练地揪下一小块面团,先把它搓圆、压扁成饼状,接着舀入勺馅料包起来,再将其放入刻有龟壳图案的模具中轻轻按压,一个漂亮的龟粿便脱“印”而出了。我小时候只觉得龟壳的花纹好看,长大后才知这图案象征福禄长寿,难怪逢年过节的餐桌,总少不了这道点心。

“红龟皮,甜馅底,吃了年年好景气。”这是母亲常念叨的一句闽南俗语。为春节制作的龟粿要喜庆点,于是她会在揉面时加入一些食用色素,将面团染成漂亮的红色。这样做出来的红龟粿,看起来既美观又应景,也寓意福满新年,可以为家里增添喜气。

年少时一到腊月,我总爱跟在母亲身边学做红龟粿。只是我的手笨,做出的粿形都不好看,如同破损的龟壳,伤痕累累。好在母亲不嫌弃我帮倒忙,还会眉含笑意地连声称我做得好。

过年准备的红龟粿数量多,要用几个蒸笼才装得下。等红龟粿码放整齐,就可以将几个蒸笼堆叠起来,再放到锅中慢慢蒸熟。随着锅里的水温逐渐升高,红龟粿的香气也会随着热气飘散四溢,光闻着味就让人垂涎欲滴。我常被那股香味诱惑得坐不住,一心盼着可以尽快品尝红龟粿,不时就跑到灶台边探头探脑,还会趁母亲不注意,偷偷揭开锅盖往里瞧,只是很快就被腾起的热气熏得睁不开眼,样子十分狼狈。母亲看见了哭笑不得,只得劝说别急,还答应红龟粿一出锅就让我先尝味道。

终于等到红龟粿蒸好,母亲会信守承诺,夹出一个红龟粿递给我。而我定是迫不及待地拿起来就往嘴里塞,压根顾不得烫,那粿皮软糯弹韧,入口顺滑,馅料更是甜润可口。等几笼红龟粿都蒸好了,母亲才招呼家里人来吃,一家人围坐一起,边吃边聊,好不热闹。家里的其他孩子和我一样都爱吃甜的,往往一个红龟粿还没吃完,就忍不住伸手拿第二个,那嘴馋的模样,经常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。

在泉州,红龟粿总与年节的喜庆和亲友的欢聚密相连,因而如今到了腊月,我对母亲做的红龟粿的思念也愈加强烈。尤其是想起年关将至,脑海里浮现母亲系着粗布围裙,守在灶前蒸红龟粿的身影,离家在外的我更是归心似箭。其实,我惦记的不只是红龟粿的滋味,更是那份藏在食物里、与亲人相伴的幸福。